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次柳氏舊聞 次柳氏舊聞

大和八年秋，八月乙酉，上於紫宸殿聽政，宰臣涯已下奉職奏事。上顧謂宰臣曰：「故內臣力士終始事跡，試為我言之。」臣涯即奏：「上元中，史臣柳芳得罪，竄黔中，時力士亦從巫州，因相與周旋。力士以芳嘗司史，為芳言先時禁中事，皆芳所不能知。而芳亦有質疑者。芳默識之。及還，編次其事，號曰《問高力士》。」上曰：「令訪故史氏，取其書。」臣涯等既奉詔，乃召芳孫度支員外郎環詢事。環曰：「某祖芳，前從力士問觀縷，未竟。復著唐歷，採摭義類相近者以傳之。其餘，或秘不敢宣，或奇怪，非編錄所宜及者，不以傳。」今按求其書，亡失不獲。臣德裕亡父先臣，與芳子吏部郎中冕，貞元初俱為尚書郎。後謫官，亦俱東出。道相與語，遂及高力士之說，且曰：「彼皆目睹，非出傳聞，信而有徵，可為實錄。」先臣每為臣言之。臣伏念所憶授，凡有七事。歲祀久，遺稿不傳。臣德裕，非黃瓊之達練，能習故事；愧史遷之該博，唯次舊聞。懼失其傳，不足以對大君之問，謹錄如左，以備史官之闕云。

玄宗之在東宮，為太平公主所忌，朝夕伺察，纖微聞於上。而宮闈左右亦潛持兩端，以附太平之勢。時元獻皇后得幸，方娠，玄宗懼太平，欲令服藥除之，而無可與語者。張說以侍讀得進太子宮中，玄宗從容謀及說，說亦密贊其事。他日，說又入侍，因懷去胎藥三劑以獻。玄宗得其藥，喜，盡去左右，獨構火殿中，煮未及熟，怠而假寐。胎響之際，有神人長丈餘，身披金甲，操戈繞藥鼎三匝，煮盡覆而無遺焉。玄宗起視，異之，復增火，又投一劑，煮於鼎中。因就榻，瞬目以候之，而見神覆煮如初。凡三煮，皆覆，乃止。明日，說又至，告其詳。說降階拜賀曰：「天所命也，不可去。」厥後，元獻皇后思食酸，玄宗亦以告說，說每因進經，輒袖木瓜以獻。故開元中，說恩澤莫之與比；肅宗之於說子均、垺，若親戚昆弟云。芳本張說所引，說嘗自陳述，與力士詞協也。

玄宗初即位，體貌大臣，賓禮故老，尤注意於姚崇、宋璟，引見便殿，皆為之興，去則臨軒以送。其他宰臣，優寵莫及。至李林甫以宗室近屬，上所援用，恩意甚厚，而禮遇漸輕。及姚崇為相，嘗於上前請序進郎吏，上顧視殿宇不注，崇再三言之，冀上少售，而卒不對。崇益恐，趨出。高力士奏曰：「陛下初承鴻業，宰臣請事，即當面言可否。而崇言之，陛下不視，臣恐宰臣必大懼。」上曰：「朕既任崇以庶政，事之大者當白奏，朕與共決之；如郎署吏秩甚卑，崇獨不能決，而重煩吾耶？」崇至中書，方慄不自安，會力士宣事，因為言上意，崇且解且喜。朝廷聞者，皆以上有人君之大度，得任人之道焉。

魏知古，起諸吏，為姚崇引用，及同升也，崇頗輕之。無何，請知古攝吏部尚書，知東都選士事，以吏部尚書宋璟門下過官。知古心銜之，思有以中之者。時崇二子並分曹洛邑，會知古至，侍其家君，頗招顧請托。知古歸，悉以上聞。它日，上召崇，從容謂曰：「卿子才乎？皆何官也？又安在？」崇揣知上意，因奏云：「臣有二子，兩人皆分司東都矣。其為人欲而寡慎，是必以事干知古。然臣未及問之耳。」上始以丞相子重言之，欲微動崇，而意崇私其子，或為之隱。及聞崇所奏，大喜，且曰：「卿安從知之？」崇曰：「知古微時，是臣之所慰薦，以至榮達。臣之子愚，謂知古見德，必容其非，故必干之。」上於是明崇不私其子之過，而薄知古之負崇也。上欲斥之，崇為之請曰：「臣有子無狀，撓陛下法，陛下特原之，臣為幸大矣。而猶為臣逐知古，海內臣庶必以陛下為私臣矣，非所以俾元化也。」上久乃許之。翌日，以知古為工部尚書，罷知政事。

源乾曜因奏事稱旨，上悅之，於是驟拔用，歷戶部侍郎、京兆尹，以至宰相。異日，上獨與力士語曰：「爾知吾拔用乾曜之速乎？」曰：「不知也。」上曰：「吾以其容貌、言語類蕭至忠，故用之。」力士曰：「至忠不嘗負陛下乎？陛下何念之深也？」上曰：「至忠晚乃謬計耳。其初立朝，得不調賢相乎？」上之愛才有過，聞者無不感悅。

蕭嵩為相，引韓休為同列，及在位，稍與嵩不協。嵩因乞骸骨，上慰嵩曰：「朕未厭卿，卿何庸去？」嵩俯伏曰：「臣待罪相府，爵位已極，幸陛下未厭臣，得以乞身。如陛下厭臣，臣首領之不保，又安得自遂？」因隕涕。上為之改容，曰：「卿言切矣！朕思之未決。卿第歸，至夕當有使。如無使，且日宜如常朝謁也。」及日暮，命力士詔嵩曰：「朕惜卿，欲固留，而君臣始終，貴全大義，亦國家美事也。今除卿右丞相。」是日，荊州始進柑子，上以素羅包其二以賜之。

玄宗好神仙，往往詔郡國征奇異士。有張果者，則天時聞其名，不能致。上亟召之，乃與使偕至。其所為，變怪不測。又有刑和璞者，善算心術，視人投算，而能究知善惡天壽。上使算果，懵然莫知其甲子。又有師夜光者，善視鬼，後召果與坐，密令夜光視之。夜光進曰：「果今安在？臣願得見之。」而果坐於上前久矣，夜光終莫能見。上謂力士曰：「吾聞奇士至人，外物不足以敗其中，試飲以薑汁，無苦者乃真奇士也。」會天寒甚，使以汁進果。果遂飲，盡三卮，醇然如醉者，顧曰：「非佳酒也。」乃寢。頃之，取鏡，視其齒，已盡焦且齩矣。命左右取鐵如意以擊齒，盡墮，而藏之於帶。乃於懷中出神藥，色微紅，傳於墮齒穴中，復寢。久之，視鏡，齒皆生矣，而粲然潔白，上方信其不誣也。

玄宗嘗幸東都，天大旱，且暑。時聖善寺有竺乾僧無畏，號三藏，善召龍致雲之術。上遣力士疾召無畏請雨。無畏奏云：「今旱，數當然耳。召龍興雲，烈風迅雷，適足暴物，不可為也。」上強之曰：「人苦暑病矣。雖暴風疾雷，亦足快意。」無畏不得已，乃奉詔。有司為陳請雨具，而幡幢像設甚備。無畏笑曰：「斯不足致雨。」悉令撤之。獨盛一鉢水，以刀攪旋之，胡言數百咒水。須臾，有如龍狀，其大類指，赤色，首啖水上，俄復沒於鉢水中。無畏復以刀攪水，咒者三。頃之，白氣自鉢中興，如爐煙，逕上數尺，稍引去，出講堂外。無畏謂力士曰：「宜去，雨至矣。」力士絕馳而去，還顧，見白氣疾旋，自講堂西，若一匹素者。既而昏霾大風，震雷以雨。力士才及天津之南，風雨亦隨馬而馳至矣。衢中大樹多拔。力士比復奏，衣盡沾濕。時孟溫禮為河南尹，目睹其事。溫禮子嶽，嘗言於臣亡祖先臣，與力士同。吏部員外郎李華撰《無畏碑》，亦云：「奉詔致雨，滅火（左之右歹）風，昭昭然遍於耳目也。」今洛京天津橋有荷澤寺者，即高力士去請咒水祈雨，回至此寺前，兩大降，明皇因於此地造寺，而名荷（上聲。）澤焉。寺今見存。

玄宗善八分書，凡命將相，皆先以御札書其名，置案上。會太子入侍，上舉金甌覆其名，以告之曰：「此宰相名也，汝庸知其誰耶？射中，賜爾卮酒。」肅宗拜而稱曰：「非崔琳、盧從願乎？」上曰：「然。」因舉甌以示之，乃賜卮酒。是時，琳與從願皆有宰相望，玄宗將倚為相者數矣，終以宗族繁盛，附托者眾，卒不用。

肅宗在東宮，為李林甫所構，勢幾危者數矣。無何，鬢髮斑白。常早朝，上見之，愀然曰：「汝第歸院，吾當幸汝。」及上至，顧見宮中庭宇不灑掃，而樂器久屏，塵埃積其間，左右使命，無有妓女。上為之動色，顧力士曰：「太子居處如此，將軍盍使我聞之乎？」上在禁中，不名力士，呼為「將軍」。力士奏曰：「臣嘗欲上言，太子不許，云：『無以動上念。』」上即詔力士下京兆尹，亟選人間女子細長潔白者五人，將以賜太子。力士趨出庭下，復還奏曰：「臣他日嘗宣旨京兆閱致女子，人間囂囂然，而

朝廷好言事者得以為口實。臣以為掖庭中故衣冠以事沒其家者，宜可備選。」上大悅，使力士詔掖庭，令按籍閱視。得三人，乃以賜太子，而章敬皇后在選中。頃者，后侍寢，厭不寤，吟呼若有痛，氣不屬者。肅宗呼之不解，竊自訐曰：「上始賜我，卒無狀不寤。上安知非吾護視不謹耶？」遽秉燭視之。良久方寤。肅宗問之，后手掩其左脅曰：「妾向夢有神人長丈餘，介金操劍，謂妾曰：『帝命吾與汝作子。』自左脅以劍決而入腹，痛殆不可忍，及今未之已也。」肅宗驗之於燭下，有若縊而赤者存焉。遽以狀聞，遂生代宗。吳操嘗言於先臣，與力士說符。

代宗之誕三日，上幸東宮，賜之金盆，命以浴。吳皇后年幼體弱，皇孫體未舒，負媪惶惑，乃以宮中諸子同日生、而體貌豐碩者以進。上視之，不樂曰：「此非吾兒。」負媪叩頭具服。上睨謂曰：「非爾所知，取吾兒來。」於是以太子之子進見。上大喜，置諸掌內，向日視之，笑曰：「此兒福祿，一過其父。」及上起還宮，盡留內樂，謂力士曰：「此一殿有三天子，樂乎哉！可與太子飲酒。」吳濬嘗言於先臣，與力士說亦同。

肅宗為太子時，嘗侍膳，尚食置熟俎。有羊臂臠，上顧使太子割。肅宗既割，餘污漫在刃，以餅潔之。上熟視不憚，肅宗徐舉餅啖之，上甚悅，謂太子曰：「福當如是愛惜。」

興慶宮，上潛龍之地，聖歷初，五王宅也。上性友愛，及即位，立樓於宮之西南垣，署曰「花萼相輝」。朝退，亟與諸王遊，或置酒為樂。時天下無事，號太平者垂五十年。及羯胡犯關，乘傳遽以告，上欲遷幸，復登樓置酒，四顧悽愴，乃命進玉環。玉環者，睿宗所御琵琶也。異時，上張樂宮殿中，每嘗置之別榻，以黃帕覆之，不以雜他樂器，而未嘗持用。至，俾樂工賀懷智取調之，又命禪定寺僧假師取彈之。時美人善歌從者三人，使其中一人歌《水調》。畢奏，上將去，復留眷眷。因使視樓下：「有工歌而善《水調》者乎？」一少年心悟上意，自言頗工歌，亦善《水調》。使之登樓且歌，歌曰：「山川滿目淚沾衣，富貴榮華能幾時。不見只今汾水上，唯有年年秋雁飛。」上聞之，潸然出涕，顧侍者曰：「誰為此詞？」或對曰：「宰相李嶠。」上曰：「李嶠真才子也。」不待曲終而去。

玄宗西幸，車駕自延英門出，楊國忠請由左藏庫而去，上從之。望見千餘人持火炬以俟，上駐蹕曰：「何用此為？」國忠對曰：「請焚庫積，無為盜守。」上斂容曰：「盜至，若不得此，當厚斂於民。不如與之，無重困吾赤子也。」命撤火炬而後行。聞者皆感激流涕，迭相謂曰：「吾君愛人如此，福未艾也。雖太王去豳，何以過此乎？」

上始入斜谷，天尚早，煙霧甚晦。知頓使給事中韋倜，於野中得新熟酒一壺，跪獻於馬首者數四，上不為之舉。倜懼，乃注以他器，引滿於前。上曰：「卿以我為疑耶？始吾御宇之初，嘗飲，大醉損一人，吾悼之，因以為戒，迨今四十年，未嘗甘酒味。」指力士及近侍者曰：「此皆知之，非給卿也。」從臣聞之，無不感悅。上孜孜儆戒也如是。富有天下，僅五十年，豈不由斯道乎？

天寶中，興慶池小龍嘗出遊宮垣南溝水中，蜿蜒奇狀，靡不瞻睹。及鑾輿西幸，龍一夕乘雲雨，自池中望西南而去。上至嘉陵江，將乘舟，有龍翼舟而進。上泫然流涕，顧謂左右曰：「此吾池中龍也。」命以酒沃酌之，於是龍振甲而去。

玄宗於諸昆季，友愛彌篤，呼寧王為大哥，每與諸王同食。因食之次，寧王錯喉噴上髭，王驚慚不遑。上顧其悚悚，欲安之。黃幡綽曰：「不是錯喉。」上曰：「何也？」對曰：「是噴帝。」上大悅。

安祿山之叛也，玄宗忽遽播遷於蜀，百官與諸司多不知之。有陷在賊中者，為祿山所脅從，而黃幡綽同在其數，幡綽亦得出入左右。及收復，賊黨就擒，幡綽被拘至行在。上素憐其敏捷，釋之。有於上前曰：「黃幡綽在賊中，與大逆圓夢，皆順其情，而忘陛下積年之恩寵。祿山夢見衣袖長，忽至階下，幡綽曰：『當垂衣而治之。』祿山夢見殿中榻子倒，幡綽曰：『革故從新。』推之多此類也。」幡綽曰：「臣實不知陛下大駕蒙塵赴蜀。既陷在賊中，寧不苟悅其心，以脫一時之命？今日得再見天顏，以與大逆圓夢，必知其不可也。」上曰：「何以知之？」對曰：「逆賊夢衣袖長，是出手不得也；又夢榻子倒者，是胡不得也。以此臣故先知之。」上大笑而止。

○補遺

天寶中，安祿山每來朝，上特異待之，每為致坐於殿，而遍張金雞障其下，來輒賜坐。肅宗諫曰：「自古正殿無人臣坐禮，陛下寵之既厚，必將驕也。」上呼太子前曰：「此胡有奇相，吾以此厭弭之爾。」

天寶中，上於內道場為兆庶祈福，親制素黃文。及登壇之際，其文乃自然凌空而上騰於天也。聞空中有言云：「聖壽延長。」王公已下請編入史冊，制從之。